



風雷震九州

梁羽生作品集

梁羽生 著

中



劍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
作品集

36

風雷震九州

中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雷震九州/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9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18-4

I. ①风…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1119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71 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二十回	欲结朱陈施巧计 心怀叵测动奸谋	315
第二十一回	欲制玉郎求绝技 不知乳燕入谁家	333
第二十二回	万里寻夫来问讯 中宵执药动奸谋	351
第二十三回	魔手攫人藏黑店 良驹中毒困英雌	367
第二十四回	挥刀救友真英杰 问罪登门枉好人	385
第二十五回	清浊未分堪一叹 恩仇难辨又重来	401
第二十六回	蜜语甜言淆黑白 诡谋毒手害英豪	417
第二十七回	峭壁留痕惊恶报 名山迷旧傲凶顽	437
第二十八回	奸徒得意英雄会 黑网伸张覆武林	451

第二十九回	魑魅幽林施毒手 英雄大会究奸徒	465
第三十回	青袍怪客来挑战 黄石奇招未奏功	481
第三十一回	论剑喷烟施绝技 还珠留偈显神通	497
第三十二回	双剑纵横生死斗 一声霹雳破疑团	515
第三十三回	详查往事多疑窦 欲试奸徒辨假真	533
第三十四回	凭借师门担大任 预留对策嘱英雌	551
第三十五回	谎话捏来瞒侠女 灾星得脱遇师兄	567
第三十六回	巧言佞色施奸计 蜜意深情错付人	585
第三十七回	蛾眉此去悲前路 小侠归来痛故园	601

第二十回 欲结朱陈施巧计 心怀叵测动奸谋

江海天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害怕隔墙有耳，在屋内谈话，怕我偷听！岂有此理，他们把我当作什么人了？”江海天在武学上的造诣何等高深，见杨钲肩头微动，已知他是要转身张望，立即闪到一棵树后。他动作迅捷无声，莫说是在黑夜，即在白天，杨钲也难发觉。

上官泰道：“二哥，你究竟有什么机密的事情，要拉我出来说话？又为什么要瞒住客人？想那老叫化是一帮之主，而那姓江的，据你所说，也是武林中极有身份的人，难道他们会来偷听？”

江海天本要走开，但听了这些话，却禁不住心头一动，“是啊！他们有什么事要瞒住我呢？想必是和我有关的了。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们要瞒着我，我倒非偷听不可了。仲叔叔到底是老江湖，早看出他们心怀鬼胎。哼，这姓杨的适才对我何等殷勤，想不到背地里却是如此鬼鬼祟祟。”江海天决意弄个水落石出，索性飞身上树，就在他们的头顶，偷听他们说话。

只听得杨钲说道：“我当然相信得过那两个客人，但这件事情，关系咱们的身家性命。隔墙有耳，万一泄露出去，那就大大不妙了。”

上官泰惊疑不定，说道：“二哥，咱们都是隐居深山，与外界很少往来。也没有什么极厉害的仇家，哪来的飞来横祸，你说得那么严重！”

杨钲道：“此事么，可大可小。为祸为福，都只看你如何处置。

三弟，你少安毋躁，且听我慢慢道来。

“好，我先从儿女之事说起。我先问你，你的纨丫头和我家那小子今年都是十五岁，看他们平日形迹亲密，你不察觉他们彼此都是心中有意么？”

上官泰点了点头，说道：“我是个爽直人，本来这话儿我也早就想对你说了，只怕你家的茆小子嫌我的女儿。”原来上官泰独生一女，宝贝异常，他的女儿上官纨的确是钟情杨茆，她母亲向她查问，她也曾含羞默认过的。只是杨茆的态度却是有点轻佻，上官纨也摸不透他是否真的是喜欢她。

杨钰笑道：“纨丫头长得如花似月，我只怕我家小子配不上你女儿呢！”

上官泰喜道：“这么说，你是有意和我亲上加亲了？”

杨钰道：“他们两小无猜，年貌也正相当，亲上加亲，实是最好不过。”说到这里，忽地叹了口气道：“唉，只是——可惜，可惜！”

上官泰怔了一怔，道：“可惜什么？”杨钰道：“可惜咱们没有早一点为儿女打算，现在议婚，已是迟了！”上官泰道：“此话怎说？”

杨钰叹了口气，缓缓说道：“这次我到了竺家，竺大哥也和我提起了儿女的婚事，像你一样，想与我亲上加亲，结成秦晋之好！”

上官泰道：“哦，原来他也想把他的女儿许给你那小子作媳妇。清华这丫头不是还很小吗？”

杨钰道：“小是小，但不算很小，今年十二岁了。比我的茆儿小三岁，竺大哥还说，丈夫应该比妻子大一点才好呢。但我知道我的茆儿只是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他真正喜欢的只是你的纨丫头。”

上官泰道：“竺大哥怎的会突然想起要为他女儿定亲？早不说，迟不说，恰恰现在和你说？”

杨钰道：“三个月前，他女儿第一次单独出门，是偷偷离家的，你猜她是上哪儿？”

上官泰道：“是上你家找她的茆表哥吗？”

杨钰道：“是呀。她偷偷离家，来和我那小子玩了几天。她家

里可闹得天翻地覆。除了她自己之外，家里的人都派出来找他那宝贝的女儿了。”

江海天听到这里，这才知道，原来那次碰到的和那小姑娘同在一起的青衣汉子，以及后来那一伙来寻觅他们的人，都是竺家的仆人。他们大举出动，在江湖上也闹得沸沸扬扬，却原来是为了这样一桩小事。

江海天心里想道：“这位竺老前辈宠爱他的女儿也未免太过了。但他的手下，对黑白两道全不卖账，他女儿吃了祁连三兽的亏，祁连三兽和朝廷鹰爪勾结，他的手下也就把朝廷鹰爪斩杀了一大批。从大处看来，这位竺老前辈，还是可以结纳的人物。”

杨钺接着说道：“我本来也把这丫头当作小孩子，她偷偷来我家玩，我也只看作是孩子的淘气，不知江湖凶险，胡乱行事。但竺大哥可不是这样想，——他女儿第一次离家，就来找我家的小子，这一件事提醒了他，他女儿已经渐渐长大了，除了父母之外，心中就只有一个表哥了。——因此，竺大哥才想到要与我联亲，早早为他女儿定下名分。”

上官泰道：“你答应了没有？”

杨钺苦笑道：“我能够拒绝竺大哥吗？他不是和我商量的，他是用命令的口吻叫我备办三书六礼的。”

上官泰呆了半晌，说道：“竺大哥也真是的，对亲家本是两厢情愿之事，岂能出以命令施行？唉，但既然如此，我也不愿与他争了！”

杨钺愤然说道：“是不是呢？你是第三者已经替我不平了！你想我怎能咽下这口气？莫说我家小子本来是喜欢你的女儿，就是没有这档事情，我也不能让我的茈儿受他们父女的欺负！”

上官泰道：“清华侄女还小着呢，看她性情，虽然骄纵，却还不似她爹爹的不可理喻。”

江海天暗暗好笑，上官泰本人就是个不大讲理的人，而这“不可理喻”四字却从他口中说出来，那么他这姓竺的襟兄，敢情真的是天地间最不讲理的人了？“或许是上官泰恼怒他的襟兄要抢他的爱婿，故意把那姓竺的说得过分了些吧？但他却也给那姓竺的

女儿说好话，可见也还是个有几分公道的人。”江海天心想。

江海天听他们谈论的尽是儿女私事，本来不想再听下去。但他是躲在树上，上官泰与杨钲就在树下，此时他若溜走，却没把握令得他们毫无知觉。江海天转念一想，或许从他们的谈话中，也可以稍稍知道一点那姓竺的来历，就打消了溜走的念头。

只听得杨钲说道：“有其父必有其女，清华这丫头现在已然骄纵，焉知长大了不是和她父亲一般？古语有云，齐大非偶，即使我那茆小子受得了老婆之气，我也受不了亲家之气。”

上官泰不觉笑道：“事情都已经定了，你诉苦也没有用。”他这笑听来是对杨钲的嘲笑，实在也是自己的苦笑。

杨钲道：“不，我虽然不敢拒绝，但也没有答应。所以我才来与你商量的。”

上官泰诧道：“此话怎说？”

杨钲道：“我推说这件事情，总也得让我回家告诉茆儿的妈。反正他们年纪都小，也不必急在一时。”

上官泰道：“竺大哥怎么说？”

杨钲道：“他起初很不高兴，说我的浑家和他的浑家是姊妹，还会不同意吗？我说我习惯了事事和妻子商量，我也知道她决无异议，但先告诉她一声，让她也高兴高兴，再来备办三书六礼，不是更好吗？竺大哥说不过我，只好依从我的意思。但他却又提出一事，要我约束我的儿子。嘿，嘿！这件事情和你们父女也有关系了！”

上官泰吓了一跳，道：“怎么扯到我的身上来了？”

杨钲道：“你的纨丫头的和我的茆小子上个月不是结伴到过他家吗？我就是因为茆小子久不回家，才到他那里探望的。”

上官泰道：“哦，莫非是竺大哥因此犯了心病了？他们表姐弟、表兄妹从小就是喜欢在一处玩的，不过小时候是跟大人去，现在大了，不用大人陪伴而已。这也算不了什么一回事呀！难道咱们还讲究‘男女授受不亲’这一套吗？”

杨钲道：“是啊！可竺大哥不是这么想。正因为孩子大了，他既然有意将她女儿许配我家小子，可就不愿看到你的纨丫头也插在中间了。所以他要我约束茆儿，不许再与你的阿纨往来！他还要我

告诉你，叫你也要管束管束你的女儿！”

上官泰最宠爱女儿，听了这话，不觉暗暗恼怒，说道：“我的女儿，不用别人来管。”

杨钲冷冷说道：“咱们和他是襟兄弟，他一向也是把咱们当作下属管束呢！他要你做什么，几时许可你道个‘不’字的？”

上官泰愤然道：“咱们的子女，他都要伸手来管，那也未免太欺负人了！”

杨钲道：“上官兄，只要你下得决心，咱们就结亲家，气一气他！”

上官泰默然不语，半晌说道：“那就是要与他公开决裂了！”

杨钲道：“不错。我就是要和你商量此事。咱们两人联手，以后再也不听他的话！”

上官泰道：“咱们联手，也未必就敌得过他！”

杨钲道：“至少也可以打个平手吧？”

上官泰道：“襟兄弟动起手来，这有什么好意思？”

杨钲道：“难道你就甘心一生受他欺负？还要连累咱们的儿女也受他欺负？本来是好好的一对，却要给他拆开？”

上官泰想起了女儿的终身幸福，似看见了女儿的满面泪容在他眼前摇晃，心道：“纨儿知道了此事，不知多难过呢！”他几乎就要冲口而出，答应与杨钲联手对付他们的襟兄了，但终于还是咬牙忍住，长长地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杨钲冷笑道：“你还是害怕他！”

上官泰道：“不是怕他。唉，你不知道……总之我是不愿与他交手。”

江海天躲在树上，居高临下，看见上官泰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不但声调激动，神情也颇有几分异样。猜想他必是另有隐情，所以不论杨钲怎么游说，他都不愿意与襟兄交手。

杨钲哈哈一笑，说道：“我倒有个法子，不必咱们亲自出马，就可以将他除去，不知你可愿意促成此事？”

上官泰怔了一怔，半晌说道：“你，你是想借刀杀人？”

杨钲道：“不错。依我看来，当今天下，只有江海天可以与竺

大哥匹敌。咱们想个法儿，令他们二虎相争，即使不能将他除去，至少也可以弄得他们两败俱伤！”

江海天听到这里，恍然大悟，心中想道：“怪不得这姓杨的向我泄漏他的襟兄的武功秘密。哼，他倒是打得如意算盘。且看上官泰如何回答？”

上官泰道：“什么法儿？想必你已是胸有成竹的了？”

杨钺阴恻恻地说道：“你是想竺大哥去找江海天拼命？还是想江海天去找竺大哥拼命？”

上官泰道：“要竺大哥找江海天拼命，须得如何？”

杨钺道：“那就要你受点委屈，你把自己弄伤，说是江海天将你打伤的。我给你作证明。我再教你一番说话，非挑拨得他与江海天拼命不可。你虽然身受一时之苦，但为了儿女，似乎也还值得。”

上官泰冷冷说道：“你倒真是把咱们竺大哥的脾气摸透了。尽管他对我严苛，倘若我真是受了外人之伤，他是非出头拼命不可的。嘿，嘿，你这条‘苦肉计’为什么不施之自己？”

杨钺道：“恰巧你有与丐帮这一段纠纷，江海天今日与仲长统上山，你也曾与仲长统动了手了。虽说江海天是给你们调解，但你不可以说成江海天暗算你吗？你有这段过节，这‘苦肉计’由你来唱，比我适合。”

上官泰冷笑道：“嘿，嘿！好，好一条苦肉计，亏你想得出来！”

杨钺瞧他神色不对，连忙说道：“我早说过，我有两个法子。这条苦肉计不过供你参酌而已。你不愿意，咱们另行商议。”

上官泰道：“另一条是要江海天去找竺大哥拼命了。人家是侠义道，你今日不是已试探过他的口风了？你想利用江大侠给你拼命，这不是痴心妄想么？”

杨钺哈哈笑道：“上官兄，你也未免太老实了！”

上官泰怔了一怔，道：“杨兄，此话怎说？”

杨钺打了一个哈哈，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咱们说不动江海天，难道不会想个巧妙的法儿，叫他自动去找竺大哥拼命吗？”

上官泰道：“好，我倒要听听你这智多星有何妙计？”

杨钲道：“江海天有个记名徒弟叫李光夏的，现在正在竺家，做竺清华的书童。江海天为了找回这个失落的徒儿，这几个月来，走遍了黄河北！”

上官泰道：“这些事情，我都已知道了。但这和你说的‘妙计’，却有什么关连？”

杨钲阴恻恻地笑道：“咱们的文章，就在江海天这徒弟身上来做。比如说，这姓李的小子，如果不明不白地在竺家死了，江海天能不去找姓竺的拼命吗？”

上官泰打了个寒噤，说道：“你要害死这小孩子么？你不是说竺家父女，对李光夏很是宠爱，名虽书童，实际对他如同家人一般么？你若害死了这孩子，竺大哥岂能与你干休？”

杨钲笑道：“我当然不会那么笨，亲自去杀害他。所以我才来和你商量，你不是知道有一种毒草，杀人不露痕迹的么？你采这毒草给我，化成粉剂，我有办法，借竺清华之手，将他毒死。连竺清华我都可以把她瞒过。”

江海天听得毛骨悚然，想不到杨钲竟是如此狠毒。他按不下心中怒火，正要下去斥破他的奸谋，但心念一转，却又暂且忍住，暗自想道：“且看上官泰如何？”

心念未已，只听得上官泰发出一声冷笑，说道：“杨大哥，你把小弟看作什么人了？”

杨钲呆了一呆，说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此事若成，至少可令他们两败俱伤，咱们的好处可就多了！一来可以免受竺家的欺凌，二来咱们的儿女可以结成美满姻缘，再也不用担忧别人阻挠；三来，嘿，嘿，天下去了两大高手，咱们两家联合起来，天下还有谁人能与咱们作对？”

话犹未了，上官泰已是大声喝道：“住嘴！纵有一千样好处，我上官泰也绝不能做一个无耻小人！”

杨钲面上一阵青，一阵红，冷笑道：“上官兄，我是小人，你一向的行事，也不见得就是正人君子！”

上官泰勃然大怒，跳起来道：“不是正人君子，做事也总还得有点良心！江海天于我有恩，你却要我恩将仇报，还要我去谋害一

个无辜的孩子！哼，哼，你，你简直是——”

杨钲冷笑道：“你不肯依从，那也罢了。你我伤了和气不打紧，却何必令咱们的子女为难，难道他们日后就不再见面的吗？”

上官泰本来要骂杨钲禽兽不如，听他这么一说，蓦地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对杨芃是那样痴情，不由得心中难过，也就不对杨钲太过绝情了。当下，上官泰叹了口气，说道：“你回去吧。此事只当你没有说过，我也不会再提。儿女之事，听其自然。你答不答应竺家婚事，任随于你。但我可要劝你收拾起害人之心！”

杨钲灰溜溜地说道：“你甘心受竺大哥欺负，我自是不能勉强你。好吧，你赶我走我便走，只盼你不要后悔！”

杨钲站了起来，正要走路，上官泰忽道：“且慢！”

杨钲只道他回心转意，笑道：“你可是想清楚了？怎么，咱们再商量商量？”

上官泰深沉的目光盯着杨钲，缓缓说道：“只是为了儿女之事，你不会就向竺大哥下此毒手。你，你可是在竺家打听到什么秘密？你既是要与我商量，那就不必瞒我！”

要知上官泰虽然性情较为暴躁，但却绝非一个莽夫。他也有了五十岁开外的年纪了，人生经验积累甚深。所以稍微冷静之后，对杨钲的今晚之事，就不能不起了怀疑——何以杨钲对他们的襟兄如此深恶痛绝，似乎恨不得将他置之死地？

杨钲听了上官泰的这几句话，脸上也是倏然变色，但随即便哈哈大笑道：“上官兄，你这样问我，看来你也是知道竺大哥秘密的了？”

上官泰知道杨钲是要套他的说话，心道：“我且先说三分真话，看他如何？”说道：“听说竺大哥是要开宗立派，你可是宁愿受他差遣么？”

杨钲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何只要开宗立派，他还要举事抗清！”

上官泰道：“哦，竺大哥当真有如此壮志雄心么？这可真是我始料所不及了！”

杨钲道：“就是呀！想咱们隐逸山林，何等自由自在？没来由



杨钲忽下毒手要杀他的襟弟上官泰。

却去蹚这趟浑水作甚？竺大哥也真是的，他本来也是与咱们一样，数代隐居山林，不问外事的。如今他已到了垂暮之年，却忽然动了争雄天下之心，你说这不是老糊涂了么？”

“他糊涂不打紧，咱们两家可要受连累了。竺大哥以为如今民变四起，可以乘机举事，他却不想想清廷百年基业，将广兵多，乌合之众，又焉能成事？咱们若是从他，事败之后，岂不是要惹个抄家灭族之祸？”

上官泰道：“哦，原来如此。但人各有志，你不愿从他，难道不可以各行其道么？”

杨钺道：“唉，你又不是不知道竺大哥的脾气，他这个人是不听别人劝谏的。他一旦举事，咱们若不从他，他岂能让咱们置身事外？只怕稍有半个‘不’字，他就要先把咱们杀了！”

上官泰冷冷说道：“所以你要先下手为强，把他杀了？”

杨钺听得上官泰口气似乎有点不对，却还摸不准他心意如何，便句斟字酌地说道：“上官兄说得过甚了。小弟并非定要除他，只是，只是意欲消弭这场大祸而已。倘若能使到他与江海天两败俱伤，他武功既失，也就无能为力了。那时只有他要听命于你我，咱们却无须屈从他了。嘿嘿，这么一来，不但咱们可以结成儿女亲家，竺大哥也可以安度余年，免遭不测之祸。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上官泰道：“好一个两全其美！这么说，你还是为竺大哥着想的了？”

杨钺道：“当然，当然。小弟这是权衡利害的做法。古语有云：两害相权取其轻。竺大哥与江海天虽然两败俱伤，但免去了竺大哥的一场灾祸，那还是值得的呀！何况咱们也可以连带得到好处呢。”

上官泰忽地冷笑道：“恐怕还有一样好处，你未曾说出吧？”

杨钺面色倏变，道：“上官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上官泰峭声说道：“你得了朝廷什么好处，要为朝廷设计除他？”

杨钺板起面孔，叫起撞天屈道：“你这是从哪里说起？哼，哼，上官泰，你又把我杨某当做什么人了？”

上官泰毕竟还是有几分忠厚，见他说得如此认真，不觉有点怀

疑自己的想法，于是说道：“没有就好。不过，杨兄，你莫怪小弟将你误会，小弟倒是有几句话想劝一劝你……”

话犹未了，杨钲突然趁他的精神戒备稍微轻松之际，出手如电，一掌就向他胸膛拍下！

杨钲武功本来比上官泰高强，这一掌又是出其不意，上官泰焉能躲避得开？只听“蓬”的一声，这一掌已是结结实实地打在上官泰身上。

可是就在这一瞬间，上官泰忽地感到另一股劲力推来，将他推得身躯倾侧，转了半圈；与此同时，杨钲也感到了劲风劈面扫来！

原来是江海天从树上跳下，左掌对着上官泰，右掌对着杨钲，同时发出了两股掌力！

两股掌力同时发出，但巧妙却又各自不同。他左掌发出的掌力，用的乃是一股巧劲，把上官泰身子推开，对他身体并无伤害；右掌发出的却是金刚掌力，对杨钲猛下杀手的！

可惜江海天虽然早有警惕，却还未能料到杨钲会向他的连襟突然间便施毒手，因此未能事先防范，到他出手之后，这才跳下救人、攻敌，已经是稍迟半刻了。

高手比斗，只争毫厘，片刻之差，已给杨钲躲过了杀身之祸。杨钲虽然比不上江海天，也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一见有人跳下，立即倒纵出一丈开外，同时双掌齐发，抵消了江海天那一记劈空掌力。

上官泰得江海天的掌力一推，身躯倾侧，这才没有给杨钲打中要害，但背脊还是着了一掌。身子滴溜溜地转了一圈，终于还是“哇”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卜通”倒地。但这已是不幸中之大幸，要是这一掌给杨钲打中胸口，他焉能还有命在？

那一边，杨钲虽然免了杀身之祸，但也吃足了苦头。江海天的金刚掌力有两重力道，杨钲退出一丈开外，双掌对单掌，消解了江海天的第一重力道之后，正自松了口气，却不料第二重力道又突如其来，杨钲禁受不起，也是“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吐了出来，连忙骨碌碌的和衣滚下山坡。但这对他而言，也已是不幸中之大幸。